



江都李涵秋著

愛克司光錄

卷一

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全書二集
精裝四冊

版權證

翻印必究

愛克司光錄

著作者 江都李涵秋

校訂者 常熟時希聖

印刷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定價 四元
特價 二元四角

分發行處 各大省各大書局

創寒起盜心

貨恩蓬底



輕薄來巴掌

週佳車廂



忍大仇老通
蘭譜



水惠遠下
魚鈎



律珠試愛力
絕露逢生



杯酒解疑心
甘言如蜜



5/13/19

假鈔票
陷人入獄



真馬信
誑友投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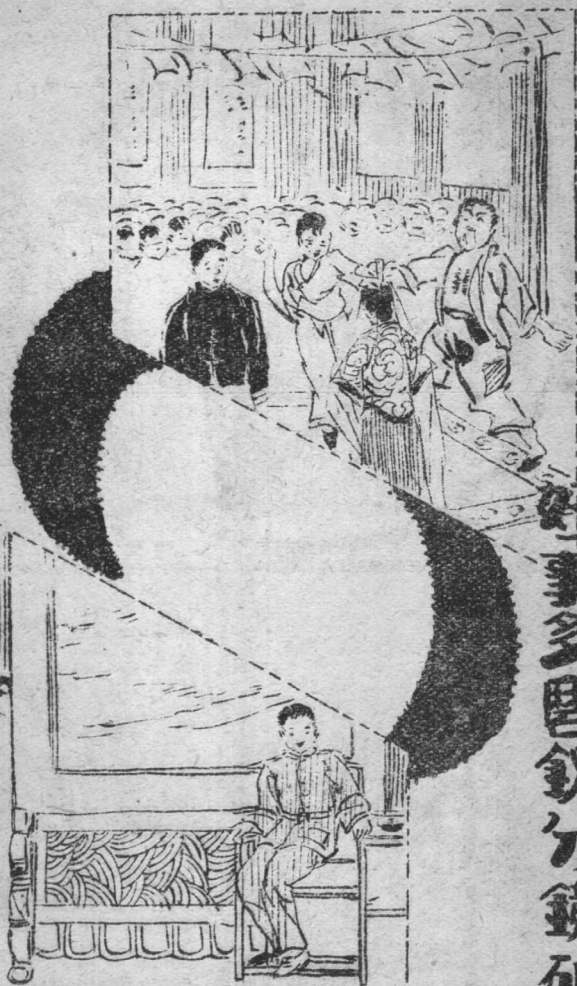
刀光劍影
禍從天外飛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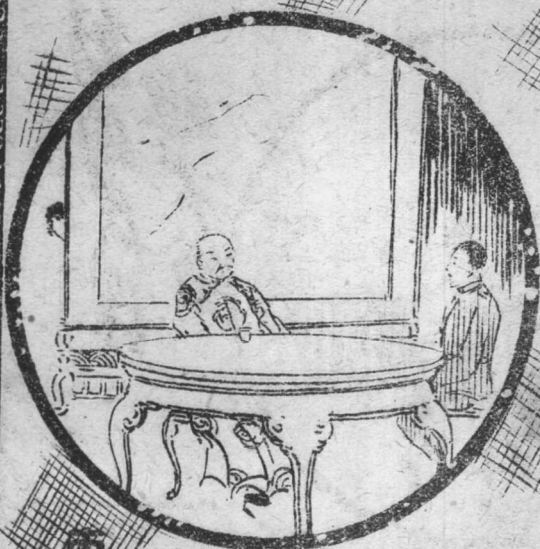
玉笑珠
否語且
世中
流出

好事多磨釵分鏡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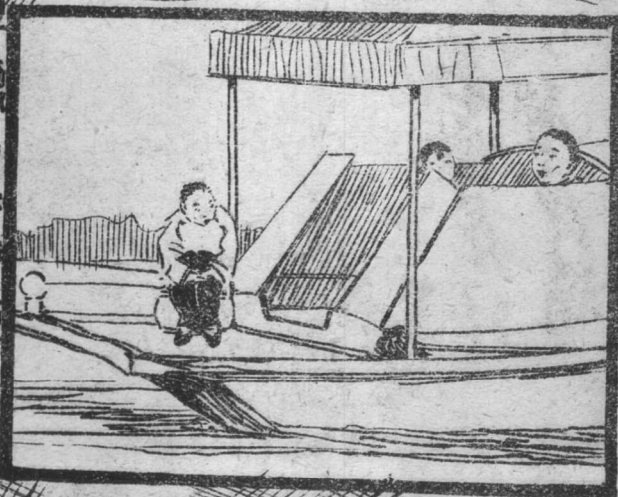
天緣湊巧路轉峰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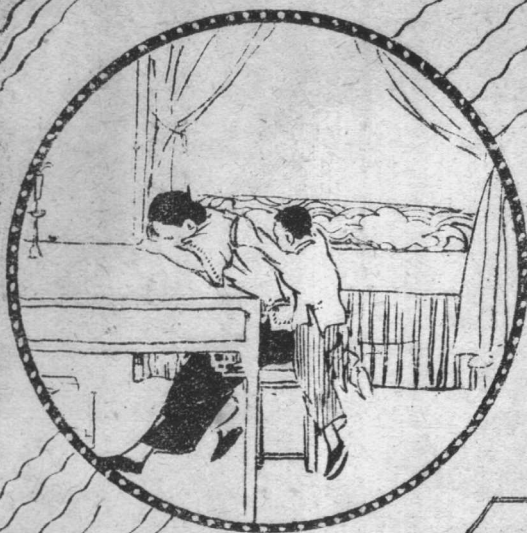
雨齋談心
憐寡鵲



車輪，蓋危
故孤鵲



結局夜深
輾末路



名園花好
誰伴嬌



愛克司光錄 二集目錄

卷上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具盤殮美人初覲面

第二回

蕩婦偷情微言歪有理

管家推轂好意枉操心

第三回

尷尬病羞對尷尬人

陰險賊偷製陰險藥

第四回

笑醫生春汗巾換手帕

痴情可掬大蒜煮黃魚

第五回

少女壞胎度藥借箸

老娘倒棚呆漢灌湯

第六回

窮凶極惡禍起饑人

撲朔迷離彈飛情敵

第七回

老夫妻心碎朱簾

好朋友冤沉深井

第八回

守苦節晨奔老屋

嘆虛驚夜走荒江

卷下

第九回

飢寒起盜心負恩遂底

輕薄來因掌過舊車廂

第十回

憑大仇急通蘭譜

承小惠連下魚鉤

第十一回

杯酒解疑心甘言似蜜

串珠試愛力絕處逢生

第十二回

假鈔票陷人入獄

眞虜情誣友投軍

第十三回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玉笑珠香語自性中流出

第十四回

好事多磨釵分鏡破

天緣湊巧路轉峯迴

第十五回

雨蕭蕭談心憐寡鵲

車轆轤蓄意救孤鶯

第十六回

結局夜深聽末路

名園花好證良緣

小說會

愛克司光錄

二集卷下

江都 李函秋著

第九回 飢寒起盜心負恩蓬底 輕薄來巴掌遇舊車廂

原來那地方却是許多叫化子團聚的所在。他們却非常快樂。哩。大魚大肉。擺得滿地。你一杯。我一杯。正在那搭兒猜拳行令。露蘭此時很覺得有些饑餓。再加上那一陣一陣的酒香。直往鼻孔裏攢進去。他再也忍耐不得。便笑喊道。朋友們高興呀。也好提挈提挈。兄弟樂一會兒。才是道理。衆丐將露蘭上下打量了一番。面面相覷。原來做叫化子的。他們這俱樂部裏也有一種規矩。大凡在白日時。光如若有同類的到來。無論認識和不認識。他們當然是竭誠招待。萬萬不肯顯分彼此。在他們的一種老江湖。這便叫做公開的制度。到是很義氣。不過惟有太陽一落。外來的生客。便不興招待的了。那些做乞丐的人。也不會在這時候跑來和他們接洽。果然出於不得已。破例來投奔他們。必挾有重大的事故。方才可以做一做那不速之客。然而這其中必係是他們的先輩或者可以事這樣的特別權利。無如露蘭和他們是。人生面不熟。他認不得那些。

乞丐那些乞丐也不認得他。這當兒便有一個乞丐倏的跳起身子，對着露蘭打了一種術語。那術語只有四個字，那四個字呢？其時只聽見乞丐向他笑問道：『風中空鐘。』原來這風中空鐘的意思，便是問他是那一派的朋友。他如若是個內行，隨即就得回他四個字，說是『孤西依齊』。彷彿回答他：『我是打從遠道而來，請你們收留我。』明天當有酬報。叵耐這賀露蘭，無論甚麼頑意兒都算頑過的。至於充當乞丐，在下能夠替他罰得誓，委實不曾幹過。這樣把戲聽見他們，問出這話，只好翻着白眼，嬉皮癩臉的挨坐下來，便想伸手去端那酒杯。衆丐見他不懂得術語，又覺得他很足憊賴，多半不懷好意。或者來打聽我們秘密的，也未可知。登時不約而同的大家焦怒起來。你一拳我一脚的來和他放對。露蘭那裏吃得人這樣欺負，也就翻轉臉皮，虎吼一聲，跳起身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畢竟那些乞丐到有一半是殘年廢疾，如何鬥他得過？不消片刻功夫，直打得那班叫化子叫苦不迭，抱頭鼠竄如飛的直往洞外飛逃。露蘭非常得意，哈哈的笑了一陣，自言自語的說道：『你們都替我滾蛋，好讓我來享受享受。』一面說，一面便席地而坐，撈着酒肉吃得一個暢快。他在船上身子便不大爽快，再加

上這一頓胡亂嚼吃。頃刻覺得頭輕脚重。醉醺醺的倒在破席子上。酣然高臥起來。再說那些叫化子吃露蘭打出洞門以後彼此如何甘心互相議論說這狗養的不知打那裏來的一個冒失鬼目下長江裏很鬧着梟匪這廝怕不是他們一類我們不如徑自到警察局裏去報告讓他們將這廝捕捉了去也洩一洩我們心頭惡氣計議已定便派遣了好幾個脚腿靈便的向就近一個警察局裏趕來。局裏的人得他們的報告便問這漢子是個甚麼形狀那個乞丐約略說了一遍內中有個警長忽的拍手說道今天早起江那邊不是有公事到縣署來的說有一個甚麼姓賀的殺傷人命業已在逃恐怕他偷渡過江特的招呼我們幫同緝捕。瞧這廝的張皇神氣莫非就是他也未可知事不宜遲當下便帶了四名警士提着高柄子燈籠跟隨那幾個乞丐蜂擁而來趕到土山左近早有一堆乞丐迎接上來告訴他們這廝並未逃脫兀自睡在洞內酣呼不醒呢。警長大喜吆喝了一聲搶得近前。露蘭却好吃他們驚醒正待斟酌。叵耐渾身一點氣力也沒有了。禁得起那幾名警士鷹拿燕雀似的先將他雙手背擡起來問他的名姓。露蘭還以為闖下這些小禍事也沒有甚麼大罪於是也不隱諱便將姓名

直說出來。他們聽了好生高興。說道：「好好江都縣裏正和我們。要人明天便送你過江歸案訊辦……」露蘭這才恍然大悟。後悔已是不及。只得垂頭喪氣。跟着他們出洞。那班乞丐歡呼暢快。一直將他歡送到大路上方才止步。這沿江一帶往的人家也還不少。登時互相傳說。還有跑出來。瞧看熱鬧。他們約莫走了有一箭多路。驀不防蘆葦叢裏忽的躡出兩條惡漢。一個手裏舉着明晃晃的短刀。一個手裏挾着一支手槍。那個挾手槍的先向半空裏開了一槍。不由分說。便來搶那露蘭。露蘭見這時候有人搭救自己。隨即掙斷了手上的繩索。三個人聯合在一處。好像三隻瘋虎似的那五個武士赤手空拳。又不曾帶着武器。那裏是他們的對手。眨眨眼。第二顆槍彈子又飛出來了。他們見勢頭不好。將燈籠擲在地上。大家拔起步來。飛逃還想回局再多集合。幾名警士前來爭奪。誰知已是不及。露蘭得了性命。跟隨着那兩個漢子。儘管奔走。及至趕到那莽莽大江。一隻小船上站着一個老者。吆喝着問道：「得了麼？那兩個漢子齊聲說道：「得了。得了。大家一齊跳上船頭。那老者扳起櫓槳。咿咿啞啞直望荒灘上行去。露蘭定了喘息。從星月底下仔細一望。原來這弄船的依舊是那個賣老二救自己的漢子。

又是自己疑惑他。不是善類的那兩個賢郎。心下好生慚愧。一面向那寶二稱謝。一面又慇懃懇切的問那兩個少年的大名。那兩個少年笑道。賀大爺我們都算是同山。你不該憎嫌着我們。不辭而別。我們趕了你好些路。你又不肯理我。要不是聽見別人紛紛傳說。說有這麼一個少年。漢子吃警局裏抓去辦罪了。我們猜准了一定是賀大爺。所以特地趕來相救。那寶二又插嘴說道。小兒他們也是在幫裏的。聽見我提起大爺的名字。便喜歡得了不得。原想留大爺在船上過夜。不想大爺不理會他們。他們趕了一程。兀自趕不上回來。還埋怨我老頭子不會幹事。這一來好了。你們年紀都還差不多。沒有個談不來的地方。你們若是要喝酒。我這船底下還擱着小半罇高粱。可是我不能奉陪。要先去睡了。請大爺勿見怪……他說完這話。真個扒入後梢上。向一堆草鋪裏一鑽。沒多功夫。便鼾呼起來了。露蘭見他們父子這樣殷勤。心下說不出來的感激。又知道他們兄弟倆一個叫做寶奇。一個叫做寶盛。寶盛聽見他老子說船底下有酒。他早撈出來。一人面前放上一個大碗。將酒斟滿了。吃着談着。很是有趣。只是苦於沒菜。寶奇將個頭伸出艙外。向江邊上望了望。笑向他兄弟說道。這時候還早。我這